

粵語音系變異認受性分層及其理據

粵音朗讀試工作組

香港語言學學會

提要

粵語在音段方面的音系變異，學術文獻和一般講論經常提及的有六種，分別是舌根韻尾齶化 (-2)、脣化舌根塞音非脣化 (-1)、ŋ 聲母零化 (+1)、n 聲母邊音化 (+2)、非虛語素零聲母 ŋ 化 (+3)、成韻鼻音雙脣化 (+4)。本文是本小組對有關問題多年思考、分析、討論、實踐結果的學術報告，對它們的認受性自低至高作出線性排列，用“-2”至“+4”來標示並列序，以正負值來劃分接受與否，並詳細交代如此排列和劃分的理據。

關鍵詞

粵語，音系，變異，認受性，音段

1. 背景

粵語存在音系變異。音段方面的音系變異，學術文獻和一般講論經常提及的有六種。這六種音系變異，認受性不一，當中又牽涉到地區（尤其廣州和香港間）、年齡層、使用領域等差異。本工作組在開發和營運粵語測試的過程中要切實地面對如何拿捏這六種音系變異的問題。本文是工作組對有關問題的多年思考、分析、討論、實踐結果的學術報告，考量這六種變異的相對認受性，作出線性排列，定出接受與不接受的界線，並詳細交代如此排列和劃分的理據。

2. 名詞解釋

先就“音系變異”的範圍作出說明。涉語音的變異有音系性和詞彙性兩種。“音系性”變異，顧名思義關乎音系，例如：各個音系單位（例如聲母、韻尾、字調）有哪些成員、音系單位的語音體現（*realization*）、音系單位間的組合限制等。這正是本文的主要論述對象。至於“詞彙性”而涉語音的變異，則僅關乎個別詞或語素的取音，音系方面基本不受影響。例如本文用到的一些字眼，有些會有超過一種取音可能：“彙”有 wai6、wui6 兩讀；“拼”有 ping3、ping1 兩讀；“擴”有 kwong3、kwok3 兩讀。這個類型的涉語音變異，本身也很值得研究，但並非本文的論述對象。

再就“認受性”作出闡釋。“認受性”跟語言學術語 *acceptability*（可接受性 / 接受度）意思有重疊，它一方面比 *acceptability* 有更重的社會認可含義，另一方面，正如 *acceptability* 不限於語言，它也不限於指稱對語言變體的接受程度。粵語《維基百科》有“認受性”條，說明如下：¹

認受性（粵拼：jing6 sau6 sing3，英文：legitimacy）係廣泛用緊嘅政治概念，通常指作為一個整體嘅政府被民眾所認可同接受嘅程度。

中文《維基百科》沒有“認受性”條，卻在相似的“合法性”條下列出作為同義詞：²

正當性³（英語：legitimacy；又譯認受性、正統性、正確性）是廣泛使用的政治概念，通常指作為一個整體的政府被民眾所認可的程度。

從以上兩條引文，可見“認受性”相當於英文的 *legitimacy*，而且不限於粵語。這或許是“認受性”的原始核心意思。但“認受性”在香港中文中有所發展。在考評方面，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網頁有以下的雙語文本：⁴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於本地高等院校的認受性如何？

Do the Hong Kong terti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recognise the HKDSE?

這裏的意思是得到（作為獨立自主個體的）高等院校所認可的程度和普遍性。循此思路，凡公開試都有“認受性如何”的考量。

“認受性”語義的泛化還不止於此。《明報教育》網頁 2012.6.11 說：⁵

有認受性的事物，是指獲法律或規則肯定為正確、可以運作或接受的事物，或合乎邏輯、可辯證的事。

由此可知，它在香港已泛化為“羣體對某事物認可的程度”的意思，而這“認可”大體呼應英語的“*recognition*”以及“*acceptability*”。香港以外的其他華人社會或對這個詞感到陌生。

¹ 見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認受性>（存取日期 2022 年 6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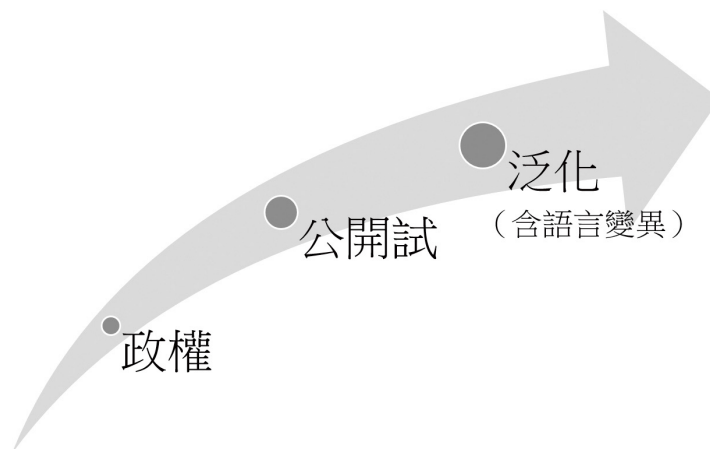
² 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合法性>（存取日期 2022 年 6 月 5 日）。

³ 詞條內文，有時用“合法性”，有時用“正當性”。

⁴ 見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faq/q2/>（中文）；<https://www.hkeaa.edu.hk/en/hkdse/faq/q2/>（英文）（存取日期 2022 年 6 月 5 日）。

⁵ 見 <https://life.mingpao.com/general/article?issue=20120611&nodeid=1508201110729>（存取日期 2022 年 6 月 5 日）。

圖 1 “認受性” 論述對象演化圖說



本文正是從這個泛化的詞義出發，施用於語言，論述音系變異的“認受性”。論述的着眼點在“俗成”多於“約定”。

本工作組代表香港語言學學會（下稱“本會”）開發“粵音朗讀試”（CRAT；⁶ 2019年推出）和參與開發“粵語口語水平試”（COPE；⁷ 擬2023年推出）多年。⁸ 在開發兩試以及營運前者的過程中，粵語音系變異認受性整體格局如何拿捏，是個不能迴避的重要學術判斷。在某意義上，這是這兩個測試本身有效性及認受性之所繫。而粵語音系變異認受性整體格局，本身又取決於我們對具體音系變異項目的拿捏。如此一來，這兩個粵語公開試其實牽涉三個不同平面的“認受性”：

- (A) 具體粵音變異項目（例如 n- → l-）本身的認受性
- (B) 本工作組對語音變異整體格局的拿捏和判斷的認受性
- (C) 與測試有效性高度相關的測試本身認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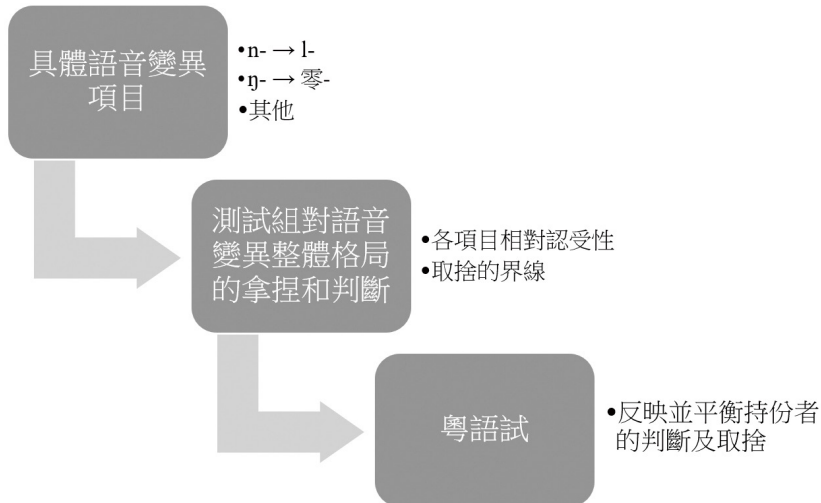
很明顯，瞭解 (A) 有助於 (B)；把握 (B) 有助於 (C)。

⁶ Cantonese Read-Aloud Test

⁷ Cantonese Oral Proficiency Examination（暫定名稱）

⁸ 粵音朗讀試檢定應考者使用粵音準確朗讀出繁體中文字的水平，歡迎所有希望取得相關認證的人士參加，包括但不限於從事教育、傳媒等行業的人士，或有興趣瞭解自己粵音水平的母語人士或粵語學習者。粵語口語水平試檢定應考者使用粵語進行溝通的水平，接受所有人士參加，但目標對象主要為非母語者。

圖 2 三重“認受性”關係圖說



3. 認受性的量度和比較

Grammaticality (符合語法) 在語言學是個老牌的核心概念。結構主義語言學推崇描寫性進路，把此前的規定性進路詬病為不科學。然而，不論規定還是描寫，grammaticality 都傾向用作非此即彼的二分概念。隨着語義學、語用學的發展，有程度之分的 acceptability 逐漸成為不可或決的理念。社會語言學以語言變異作為核心關切對象，讓我們明白到，某些人認為某個語言變異的接受性有多高，這情況本身也在不斷變動中。要描寫的對象，豈止 grammaticality，還有 acceptability，以及不斷影響着不同社會羣體對各個語言變異的接受程度（也就是其“認受性”）的各種做法（尤其跟語言規劃沾邊的各種活動）。⁹

然則“認受性”可如何量度呢？理論上，“認受性”可以量化，例如用百分比。音系變異的“認受性”亦然，從而不同音系變異具體項目間的認受性可以互相比較。然而，粵音這方面欠缺有系統的量化資料。再說，音系變異的性質跟字音變異不一樣。後者只牽涉個別字詞，沒有語音知識的人一樣可以在調查中作答，而前者則牽涉語音系統，要求作答者具有一定的語音知識。因此，在目前的條件下，一時間還不能簡單地按單一的量化屬性（例如接受程度百分比）來作出音系變異具體項目間的認受性排列。

⁹ 例如 Cheng et al. (2022) 所說的“proper pronunciation” ideologies (正音理念)。

粵語能力的評核是個學術課題；在實踐上，這學術課題無可避免地面對一些挑戰。學術課題力求客觀、嚴謹；然而，執掌評核的是人，牽涉到主觀判斷，有參與判斷者的個人因素在起作用。

從學術課題嚴謹性要求着眼，我們首先在不同言語羣體口音（**accent**）的認同上，確認出三個層次：

- 一、香港；
- 二、廣州；
- 三、其他地區廣府話言語羣體。

我們基本以香港粵音作為依歸，乃基於以下四方面的考慮：

- 一、香港是本會所在，也是本會所首要服務的言語羣體；
- 二、本工作組的成員基本在香港土生土長；
- 三、實體粵音朗讀試是在香港進行的；
- 四、相對於其他地區（含廣州），粵語在香港用場最廣並具有最高的社會地位。

廣州的粵音是個老牌的粵音標準。在二戰前，香港有強烈的傾向追隨廣州的粵音。早年的韻書、辭書、教科書、學術著作均以廣州粵音為依歸，而今天的粵劇粵曲取音也受廣州粵音的影響。我們充分瞭解到廣州粵音在香港仍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廣州的粵音是我們的一個重要參考。

同樣從學術課題嚴謹性要求着眼，我們廣泛參考或顯或隱的音系變異取捨的編纂整理（廣義的 **codification**），包括辭書的處理、拼音系統的處理、粵音歌曲的處理，以及粵劇粵曲的處理。至於個別學術著作在相關問題上的論述，其描述和分析具參考價值固不待說，即使本質上不是 **codification**，還是帶有一定的介入性，所以也在我們參考之列。

在判斷實踐方面，首先，我們儘可能以集體、具互動性的判斷去減低個人獨特性因素（**idiosyncrasy**）的影響。自 2017 年以來本工作組每兩、三星期一次會議，成員逐步增多，目前有 12 名活躍成員，¹⁰ 表 1 總結了活躍成員的年齡層和性別分布。

¹⁰ 尤盛、余良浚、祁美瑩、黎奕葆、林海容、劉銘霏、劉蘊怡、劉擇明（召集人）、藺孫、謝家尉、張群顯、鍾龍山（粵拼序）。

表 1

	男	女
21 至 30 歲	3	1
31 至 50 歲	3	2
51 至 70 歲	3	0

第二，我們對工作組成員有專業要求，或具備語言學（含社會語言學）的專業訓練，具備粵音能力及知識，或從事粵語教學（含測試）工作。

我們以此前 29000 漢字《電腦用漢字粵語拼音表 2004》背後“粵音專家小組”的集體、具互動性判斷作為重要參考，充分體現了我們上面提到的（1）參考或顯或隱的音系變異取舍的編纂整理，以及（2）儘可能以集體、具互動性的判斷去減低個人獨特性因素的影響。

本文討論認受性的範疇以具體的語音變異項目為單位，並非針對某種族或某年齡層的語音。不同族羣在個別語音特徵上和主流規範不同的情況非常普遍，但過往討論中未見對某語言的多個語音特徵作出認受性的分級。英語二語教學¹¹的討論中反而有相似做法。Jenkins（2017）提出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框架，剔除學習者較難掌握的語音成份（例如 /θ/、/ð/ 輔音，升降語調等），組成一個在規範英語（如 RP）和實際學習者的二語口音之間的折衷語音系統。這背後的理念和本文的認受性分層同出一轍——各種語音變異的“可接受程度”不同，例如“θ 讀作 f”比起“v 讀作 f”更為大眾接受、更無阻溝通。我們提出的粵語的語音變異分層不限於學習者，也包含因世代、性別、年齡等因素引起的差異。因目標不同，我們並非只提出一個方案，而是再進一步，探討大眾對各個變異項目的處理方式和接受程度，為項目作出排列。下面將會探討各項變異的情況。

4. 字調變異認受性略說

粵語音系變異有兩大方面：字調變異與音段（segment）變異。本文的重點為後者。為求完備，我們可以蜻蜓點水交代一下字調變異的情況。

先根據在香港認受性最高的口音，把粵語的字調列舉如下：第 1 調高平；第 2 調高升；第 3 調中平；第 4 調低降；第 5 調低升；第 6 調低平。本文以 T1 標記“第 1 調”，以便討論。

¹¹ 感謝匿名審稿人的意見。

首先，是 T1 分化 (split) 問題。眾所周知，耶魯拼式將 T1 分化為高平 vs 高降兩個具有音位身份 (emic) 的調。注意耶魯是唯一作此分化的拼式。宗福邦 (1964) 及張日昇 (1969) 某程度支持這分化，然而，這語感既非香港的語感，也非廣州市區的主流語感。近半個世紀鮮有學術著作論及這個分化。可圈可點的是，近年出現了非官方的耶魯拼式將就版本，不予分化，以能與所有其他拼式 (及所承載的漢字標音) 兼容。就這個變異，本組的判斷如下：

- 一、不分化；
- 二、其體現 (realization) 以高平為主，高降為較少使用的變體；
- 三、高降調的過份使用，會影響粵語口音的純度。

第二，是 T3、T5 合併 (merger) 問題。Killingley (1985) 認為 T3、T5 理應合併。注意 Killingley 她本人是馬來西亞粵語人，也是文獻中唯一認為粵語只有 5 個調的人。她把 T3、T5 兩個調形視為一個調之下的條件變體，還認為其他學者的粵語六調說都是錯的。Cheung (1986) 的評論認為此說反映出馬來西亞粵語的情況，展示出其他地方粵音的一種可能發展方向；並列出好些適用於香港的第 3、5 調間的詞彙擴散，如：(考) 試 (T3>T5)、(宿) 舍 (T3>T5)。就這個變異，本組的判斷為沒有合併。另一方面，本組觀察到有關擴散有增加趨勢，新增的如：(所) 以 (T5>T3)、會 (T5>T3)。本組會接受詞彙平面 (有別於音系層面) 的變異。

第三，關於 T2 與 T5、T3 與 T6 兩組形近易混調。近半世紀來，一直有少數人相混的報告。然而，從文獻和測試經驗看，均未見有增加的趨勢。從 1970 年代中葉起，嚴分粵調的流行曲 (Cantopop) 大行其道，影響所及，粵音歌唱已逐漸摒棄字調樂調互不協調的品種，例如調寄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的《有隻雀仔跌落水》。80 年代，語言學界和音樂界共同發現，與樂調高低配合的乃四級粵語字調，四個級所涉的具體字調，由高到低是 T1/T2、T3/T5、T6、T4，其中可見 T2 與 T5 不同級，T3 與 T6 不同級。從以上情況來考慮，一個可能解釋是：粵調歌唱熱遏止了這兩組易混調的相混。

5. 音段變異認受性總論

前面說過，本文的重點在音段變異的認受性。不同方面的音段變異非常明顯地存在，對粵音接受界線的拿捏構成挑戰。一方面，這是開發和營運粵語測試所不能迴避的實際問題；另一方面，對這些個音段變異的梳理本身也是饒有意義的學術課題。對於語音變異認受性的考量，我們遵從以下原則：

一、集體判斷原則：多人而非一、兩人

二、互動判斷原則：會議協商而非機械地就其取捨作出投票

三、專業判斷原則：對參與判斷者之素質要求，須具備粵音知識與語言學（含社會語言學）知識

過程中，我們參考了並得益於同樣遵從以上原則的一項先行工作的成果，那就是《電腦用漢字粵語拼音表 2004》¹² 編纂工作中所委託“粵音專家小組”¹³ 對粵語音系變異認受性之考量。

該小組考量了六項音系變異，均屬於音段音系變異。這六項變異，正是我們粵語測試工作所要面對的音系變異。表 2 列出這六項變異以及該小組的取捨。

表 2

結構位置	條件	變異	文字描述	2004 表認可？
韻尾	低 / 半低 韻腹 [a:/ ɐ/o:/œ:/ɛ:] 後 ¹⁴	-ŋ/k → -n/t	舌根韻尾齶化	X
聲母	韻腹 [ɔ:] 前	k ^{(h)w} → k ^(h)	脣化舌根塞音非脣化	✓
聲母		ŋ- → 零-	ŋ 聲母零化	✓
聲母		n- → l-	n 聲母邊音化	✓
聲母	非虛語素	零- → ŋ-	非虛語素零聲母 ŋ 化	✓
成韻鼻音		ŋ → m	成韻舌根鼻音雙脣化	✓

簡單來說，該小組不認可第一項變異，而對其他五項則全部認可。所認可的五項，當時並沒有排列次序。現在如此排列，乃是為以下的論述鋪路。該小組對這六項音系變異的取捨，會直接反映在《2004 表》的標音上。不認可的變異“舌根韻尾齶化

¹² 網址為 http://www.iso10646hk.net/jp/document/jyut_yam_table.jsp，以下簡稱《2004 表》。該表是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陸勤教授所負責的大型創新科技項目 Standardization on Cantonese Romanization and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Phonetic-based Applications 其中一個成品。該表對 2 萬 9 千多漢字作出粵拼標音，是本會粵語拼音方案應用的一個里程碑。該表得到香港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轄下“中文界面資訊委員會”接納為漢字粵音對應的終極參照文件，提供予資訊科技業界作為重要參考。在這個意義下，本表可說得到香港政府的背（音 bui3）書（endorsement）。

¹³ 成員有（粵拼序）鄧思穎、何國祥、李行德、張群顯（召集人）。

¹⁴ 半高的韻腹，會出現類似情況，例如 -ung → -eɔn（崇拜 → 脣拜）。一來，半高韻腹出現“-ŋ/k → -n/t”變異明顯地少於較低的韻腹；二來，頗常見的“卒之→竹之”變異牽涉逆向的 -t → -k，讓人懷疑那是否同一變異機制的延伸。因此，我們一方面會作進一步觀察，另一方面暫時把半高韻腹排除在外。

(alveolarization)”，例如“恒”，只標 hang4，不標 han4。再舉個認可的變異為例，“你男女”會兼標 n- 和 l- 兩個版本。基於《2004 表》而內置粵拼輸入系統的微軟 Office 軟件組合 2007，正是如此處理：不論 nei5 還是 lei5，都能輸入“你”。

下面我們逐一細看每項音段音系變異。

6. “舌根韻尾齶化”的認受性

“舌根韻尾齶化”是《2004 表》唯一不認可之語音變異。例子見表 3。

表 3

韻腹	-n	-t
a:	耕	百
ɐ	恒 (+ 生)	北
ɔ:	航	各
œ:	張	卓
ɛ:	病	劇

坊間的觀感，反映在有關論述往往視之為“懶音”的代表，常舉“恒生（銀）行”以及“百八 vs 八百”作為標誌性的例字。至於廣州，則未聞有此變異，可認為是 1950 年代粵港發展分道揚鑣後才在香港出現的新興變異。就粵音朗讀試的考生來觀察，這個變異有增加趨勢。雖然如此，本工作組繼承並接受《2004 表》對“舌根韻尾齶化”的判斷，繼續不予認可。

7. “脣化舌根塞音非脣化”的認受性

在其餘五項中，有一項是“脣化舌根塞音非脣化”。例子見表 4。

表 4

韻	k	k ^h
ɔ:	過	-
ɔ:ŋ	廣	礦
ɔ:k	國	廓

這種發音，坊間也算為“懶音”。可認為是廣州一個相對較新但在 1950 年代粵港發展分道揚鑣前已在廣州出現的變異，因而影響到香港。它的出現率在廣州要比在香港高。

這項變異，《2004表》認可，而本工作組則不認可。兩小組的不同判斷，看來有三個因素在起作用：

一、成員差異：相對於《2004表》小組，本工作組人數較多，而平均年齡較低。

二、年代差異：兩者相隔約17年

三、應用範疇差異：《2004表》應用於“涉粵音之資訊科技處理”，而本工作組則是為粵語測試服務。

第一、第二點合起來看，可認為反映了今天的粵語測試對本土性重視程度之提高。至於第三點，則可解釋為何《2004表》有較大的包容性：這種口音屬小眾而非主流，認可程度不高，但在“涉粵音之資訊科技處理”中仍然值得給予支援。

其餘四項變異，同時獲得兩小組的認可。綜合兩小組之判斷，一項變異兩者均不認可，認受性最低；一項變異兩者其一認可，認受性第二低；餘下四項變異則兩者均認可，認受性最高。以上三個層次的認受性，應該可以成立。然而，這其他四項之認可程度，又能否一較高低呢？就這四項變異作進一步分層，有以下三方面的意義：

一、在測試內不同任務（例如朗讀試內的字、詞、篇章三個部分）中關注度或有不同；

二、在不同測試（例如已推出的朗讀試及開發中的口語水平試）中取捨或有不同；

三、這有助粵音研究者更好地對粵語音系變異現況作出整體性的拿捏。

得承認，這四項變異間的相對認受性，並非以上兩小組在會議中的考量內容，說不上是集體判斷的成果和結論。在本文中，一方面，我們儘可能鋪陳事實，作間接論證；另一方面，我們借助測試的實踐經驗，提出一些觀察。以下就這四項變異，逐一論述。

8. 成韻舌根鼻音雙唇化（ $\eta \rightarrow m$ ）的認受性

這是香港一個新興的變異，Bauer（1982, 1983, 1986）對這個變異有詳盡論述。據Bauer（1982），有些人從來沒有 η 而只有 m 。這是當時香港年青一代的標誌性口音，而到了今天，已逐漸成為香港一地的標誌性口音。就有漢字可寫的音節來說，這項變異只涉及三個音節：第4調“吳”、“吾”；第5調“五”、“午”、“忸”；第6調“誤”、“悟”、“晤”。在今日香港，大家已完全沒有理據不接受這個變異。

9. 非虛語素零聲母 ŋ 化的認受性

這是廣州的一項老牌語音變異，Chao (1947) 說有 3/4 人如此發音。所謂“非虛語素”，是我們的提法。Chao (1947) 所具體排除的，有嘆詞 (interjection)、助詞 (particle)、人名前綴 aa3 這幾類語素。這項變異出現的一個誘因，是零聲母 vs [ŋ]- 的功能負荷量極低。

戰前的粵劇粵曲，是當時的新興流行娛樂。在粵劇粵曲中，這是首選口音，不如此反會被視為不夠地道。粵劇官話音的表現更可圈可點：它比粵劇粵音有更強烈傾向用 [ŋ]- 不用零聲母，例如“暗”讀作 [ŋa:n¹³]。

廣州學者所編的字書，有兩種（饒秉才 1983，周無忌、饒秉才 1988）凡零-（虛語素除外）均兼標 [ŋ]-，而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詞典編纂組（2021）的詞彙標音，甚至只標 [ŋ]-，不標零。就廣州來說，已完全沒有理據不接受這個變異。

香港某程度繼承了這個變異在廣州和在粵劇粵曲中的高度認受性，然而又跟下文提到的“ŋ 聲母 → 零”變異構成了一定的互動關係。

以上兩項變異，無可否認都是認受性相當高的。相比之下，“成韻舌根鼻音雙唇化 (ŋ → m)”有較強的香港色彩甚至標誌着香港音。從“以香港社羣為終極依歸”的考慮出發，可認為認受性更高。

10. 聲母 n- → l- 的認受性

這是普及程度稍遜於“非虛語素零聲母 ŋ 化”的廣州老牌變異，Chao (1947) 說有 1/4 人如此發音。在粵劇粵曲中，這也是首選口音。同樣，粵劇官話音比粵劇粵音有更強烈傾向用 [l]- 不用 [n]-，例如“你”讀作 [lei⁵³]。雖然如此，粵劇粵曲對 [n]- 的接受程度可認為比非虛語素零聲母為高。

香港某程度繼承了這個變異在廣州和在粵劇粵曲中的認受性。

馮田獵 (1974, 1996) 用聲母排列方式暗示接受此變異。具體情況是，在原為字母序的框架中，n- 聲母並不獨立存在，卻是完全依附在 l- 聲母後；見圖 3。

圖 3

箍 191 kwu, ㄅㄨˋ	括 191 kwud, ㄅㄨˋㄉ	儉 191 kwui, ㄅㄨˋㄨㄟ	決 192 kyd. ㄑㄩㄝˋ	權 192 kyn, ㄑㄩㄢˊ
罇 193 la, ㄌㄚˊ	拿 194 na, ㄋㄚˊ	立 194 lab, ㄌㄚˋ	納 195 nab, ㄋㄚˋ	辣 195 lad, ㄌㄚˋ
捺 195 nad, ㄋㄚˋ	黎 195 lae. ㄌㄞˊ	泥 196 nae, ㄋㄞˊ	脛 197 lag, ㄌㄞˋ	拉 197 lai, ㄌㄞˊ
乃 198 nai, ㄋㄞˋ	藍 198 lam, ㄌㄚˊ	男 199 nam. ㄋㄚˊ	蘭 199 lan, ㄌㄚˊ	難 200 nan, ㄋㄚˊ
冷 200 lang, ㄌㄚˊ	撈 200 lao, ㄌㄞˊ	錨 200 nao, ㄋㄞˊ	樓 201 lau. ㄌㄞˊ	紐 202 nau, ㄋㄞˊ
笠 203 laub, ㄌㄞˊ	粒 203 naub, ㄋㄞˊ	甩 204 laud, ㄌㄞˊ	脛 204 naud, ㄋㄞˊ	勒 204 lauk. ㄌㄞˊ
臨 204 laum, ㄌㄞˊ	稔 205 naum, ㄋㄞˊ	撚 205 naun, ㄋㄞˊ	齡 205 laung, ㄌㄞˊ	能 206 naung, ㄋㄞˊ
咧 206 le, ㄌㄞˊ	呢 206 ne, ㄋㄞˊ	嚟 206 leg, ㄌㄞˊ	離 206 lei. ㄌㄞˊ	你 208 nei, ㄋㄞˊ
愣 208 leng, ㄌㄞˊ	吳 209 ng. ㄋㄞˊ	閑 210 ni, ㄋㄞˊ	獵 210 lib, ㄌㄞˊ	聶 210 nib, ㄋㄞˊ
列 210 lid, ㄌㄞˊ	力 211 lig, ㄌㄞˊ	匿 211 nig, ㄋㄞˊ	廉 212 lim. ㄌㄞˊ	拈 212 nim, ㄋㄞˊ
隣 213 lin, ㄌㄞˊ	年 213 nin, ㄋㄞˊ	凌 214 ling, ㄌㄞˊ	寧 215 ning. ㄋㄞˊ	僚 215 liu, ㄌㄞˊ

8

此外，何容（1985）（粵音編輯黃港生）及黃港生（1989）這兩本香港辭書，都是凡 n- 均兼標 l-。馮、黃兩位辭書編者的三種辭書都可認為是，一方面反映出有關變異在香港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通過編典（codification）而介入了語音的發展，提高了這個變異在香港的認受性。

然而，另一方面，1970 年代後半興起的以書面語行文的粵調流行曲卻又蓄意壓制此變異。粵語流行音樂資深研究者黃志華（2003: 90）指出：“粵語流行曲自八十年代起便決意與粵曲風格分道揚鑣”。壓制此變異，看來某程度是為了淡化甚至擺脫粵調流行曲與粵劇粵曲的傳承關係。

坊間的觀感，反映在有關論述經常視之為“懶音”的一種表現。

作為聲母 n → [l] 這變異的一個效應，偶爾會出現聲母 l → [n] 的情況。出現這種情況有兩種不同的原因：一是過度糾正（hyper-correction）；一是說話者已徹底合併兩聲母，在語音體現（realization）上 [n] 與 [l] 成為自由變體。聲母 l → [n] 的表現，本組依從香港人的普遍觀感，視之為錯。

11. 聲母 ŋ- → 零的認受性

上文提到，“非虛語素零聲母 ŋ 化”這變異出現的一個誘因，是零聲母 vs [ŋ]- 的功能負荷量極低。基於同一誘因，上述這個廣州老牌變異後來在香港卻另途發展成“聲母 ŋ- → 零”。把這兩個聲母徹底合併的人，廣州、香港兩地都有。在香港，其語音體現會傾向於零聲母多於 [ŋ]。

馮田獵（1974, 1996）用聲母排列方式暗示接受此變異。具體情況是，在原為字母序的框架中，ng- 聲母並不獨立存在，卻是依附在分散各處（a-, o-, u）的零聲母後，聲母 / 首字母排列是：a/ng...o/ng...u/ng。圖 4 顯示出首字母 a 那部分的排列。

圖 4

雅(牙) 1	鴨(擊) 2	壓(齧) 2	唉(危) 2	輓(詎) 4
a,	ab,	ad,	ae.	ag,
Y(π Y)	Y ㄣ(π Y ㄣ)	Y ㄨ(π Y ㄨ)	Y ㄝ(π Y ㄝ)	Y ㄨㄨ(π Y ㄨㄨ)
唉(崖) 4	恰(啱) 5	晏(顏) 5	嬰(硬) 6	坳(肴) 6
ai,	am,	an.	ang,	ao,
Y i(π Y i)	Y ㄇ(π Y ㄇ)	Y ㄣ(π Y ㄣ)	Y π(π Y π)	Y ㄨ(π Y ㄨ)
區(鈞) 7	韓(噲) 7	(兀) 8	握 8	庵(揸) 9
au,	aub.	aud,	auk,	aum,
Y ㄨ(π Y ㄨ)	ㄨ ㄣ(π ㄨ ㄣ)	(π ㄨ ㄣ)	ㄨ ㄨ	ㄨ ㄇ(π ㄨ ㄇ)
(銀) 10	鶯(閩) 10			
aun,	aung.			
(π ㄨ ㄣ)	ㄨ π(π ㄨ π)			

何容（1985）及黃港生（1989）這兩本由黃港生編輯粵音的香港辭書，凡 ŋ- 均兼標零聲母。也就是說，馮、黃兩位辭書編者的三種辭書，對這個變異跟對上一個變異的處理如出一轍。然而，就這個變異來說，兩編者的處理，有一定的分別。較早的馮（1974），可認為在認可“ng- → 零-”的同時，也無形中認可了“零 → ng-”；至於較晚的黃港生，則僅認可具香港色彩的前者。

坊間的觀感，反映在有關論述經常視之為“懶音”的一種表現，見於以下標誌性的例子：“（恒生）銀（行）”、“銀芽（炒）牛（肉）”。

“n 聲母 → [l]”以及“ŋ 聲母 → 零”這兩項變異，屬認受性較低的一層。考慮到（1）粵劇粵曲在香港的重要性，（2）前者作為懶音的標誌性低於後者，（3）後

者已有認受性更高的“零聲母 → ŋ”分擔其功能並削弱其作用，可認為前者有較高的認受性。

12. 六種音段變異的相對認受性

綜合前後兩小組之判斷及以上分析，這 6 種音段變異的認受性自低至高可如表 5 排列成四層六級。認受性的值越高，變異越受認可。粵音朗讀試接受認受性為正值的變異，不接受認受性為負值的變異。

表 5

結構位置	條件	變異	文字描述	認受性
韻尾	低 / 半低 韻腹 [a:/ɐ/ɔ:/œ:/ɛ:] 後	-ŋ/k → -n/t	舌根韻尾齶化	-2
聲母	韻腹 [ɔ:] 前	k ^{(h)w} → k ^(h)	脣化舌根塞音非脣化	-1
聲母		ŋ- → 零-	ŋ 聲母零化	+1
聲母		n- → l-	n 聲母邊音化	+2
聲母	非虛語素	零- → ŋ-	非虛語素零聲母 ŋ 化	+3
成韻鼻音		ŋ → m	成韻鼻音雙脣化	+4

Cheng, et al. (2022) 把正值的這四種變異作為論述對象。他們所用的 merger (合併) 這字眼，不啻表達出他們認可這四種變異。

我們在此呼籲：

- 一、持份者對音系變異採取科學、務實的態度；
- 二、對集體、互動、嚴謹判斷多加重視；
- 三、降低甚至去除個人化的論斷和取捨；
- 四、教育體系避免浪費資源於“既倒之狂瀾”。

13. 餘論：音系變異新發展

五屆粵音朗讀試下來，我們觀察到一些音系變異上的新發展，頗值得報告一下。

首先，“舌根韻尾齶化”的出現率越來越高。循此發展趨勢，說不定其認受性將來或會高於“脣化舌根塞音非脣化”，甚至越過臨界點成為可被接受的變異。

其次，我們注意到兩種上面沒有提及的新興變異，均涉音系單位的語音體現 (realization)：

一、非後圓脣元音（也就是圓脣程度最高的元音）/y:, œ:, ø/ 前的塞擦音（affricates /ts, tsʰ/），發音部位體現為英語式的齶後音（post-alveolars [tʃ, tʃʰ]）。

二、非高非低偏央元音 /œ:, ø/ 體現為美式英語音的捲舌元音 [ɝ]。

以上兩種新興變異，均可認為一定程度直接或間接受英語發音影響。這兩種變異，由於主要見於年輕女性，正可套用近年出現本來用於稱說書寫粵語不用漢字而用自由式羅馬字母拼音的“港女音”這標籤。

鳴謝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第二十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2021年12月18–19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在審稿過程中，匿名審稿人為本文惠賜寶貴意見，特此深致謝忱。

參考文獻

- Bauer, Robert Stuart. 1982. *Cantonese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Correlating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peakers with phonological variables in Hong Kong Canto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dissertation.
- Bauer, Robert S. 1983. Cantonese sound change across subgroups of the Hong Kong speech communit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2). 301–354.
- Bauer, Robert S. 1986. The microhistory of a sound change in progress in Hong Kong Canto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4(1). 1–42.
- Chao, Yuen Ren. 1947. *Cantonese prim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Loretta S. P., Molly Babel & Yao Yao. 2022.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across three Hong Kong Cantonese consonant mergers: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level perspectives. *Laboratory Phonology* 13(1). 1–54.
- Cheung, Kwan-hin. 1986. *The phonology of present-day Cantones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hD thesis.
- Feng Tianlie (馮田獵). 1974/1996. *Yueyu Tongyin Zidian* 粵語同音字典 Xianggang: Donglian Xuegongshe 香港：東聯學供社。
- He, Rong (何容). 1985. *Xinya Zhongwen Zidian: Guoyu Yueyu Zhuyin* 新雅中文字典：國語·粵語注音 Xianggang: Xinya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ì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Huang, Gangsheng (黃港生). 1989. *Putonghua Yueyin: Shangwu Xin Cidian* 普通話·粵音：商務新詞典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商務印書館。
- Huang, Zhihua (黃志華). 2003. *Yueyu Geci Chuangzuotan* 粵語歌詞創作談 Xianggang: Sanlian Shudian 香港：三聯書店。
- Jenkins, Jennifer. 2007.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ttitudes and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inan Daxue Hanyu Fangyan Yanjiu Zhongxin Cidian Bianzhuanzu (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詞典編纂組). 2021. *Xiandai Yueyu Cidian* 現代粵語詞典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Killingley, Siew-Yue. 1985. *A new look at Cantonese tones: Five or six?* Newcastle upon Tyne: S.Y. Killingley.
- Rao, Bingcai (饒秉才). 1983. *Guangzhouyin Zidian: Putonghua Duizhao* 廣州音字典：普通話對照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Zhang, Risheng (張日昇). 1969. Xianggang Yueyu yinpingdiao ji biandiao wenti 香港粵語陰平調及
變調問題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文化研究所學報 2(1). 81–107.
- Zhou, Wuji (周無忌) & Bingcai Rao (饒秉才). 1988. *Guangzhouhua Biaozhunyin Zihui* 廣州話標
準音字彙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商務印書館。
- Zong, Fubang (宗福邦). 1964. Guanyu Guangzhouhua pingdiao de fanhua wenti 關於廣州話陰平調
的分化問題.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5. 376–389.

Public Acceptability of Cantonese Phonological Variations: Ranking and Rationale

Cantonese Read-Aloud Test Work Group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In so far as segments are concerned, 6 kinds of Cantonese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re widely mentioned in academic literature as well as discourses by laymen. The 6 are respectively alveolarization of velar codas (-2), de-labialization of labialized velars (-1), realization of onset η - as glottal stop (+1), realization of onset n- as [l] (+2), realization of glottal stop onset in lexical morphemes (as opposed to grammatical morphemes) as [ŋ] (+3), and bilabialization of syllabic velar nasals (+4). This is an academic report based on the deliberation, analysis,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of the group. We consider the relative public acceptability of the 6, arrive at the above rank order of them denoted as “-2” to “+4”, draw the line of acceptance with “+/-”, and register the bases of such ranking and demarcation.

Keywords

Cantonese,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cceptability, segment

通訊地址：香港 新界 大埔 香港教育大學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電郵地址：lchaakming@eduhk.hk

收到稿件日期：2022年6月14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2年9月13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2年9月28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2年10月17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3年1月31日